



東野遺稿

下

和  
1492  
3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和G  
1492  
卷 3止



東野遺稿卷下一藤山右勝之對不叙其詳東野遺稿

那須 安藤煥圖東壁 著

東都 石川之清叔潭

友人 南紀 山井重鼎君彛 輯

武州 根本遜志伯脩

論

天尊平相國論帝一按百餘一乃為數世不見其

說者讓平相國曰臣也廢置其君賤也貶黜世卿而

慄銳強暴奢侈無度焉滕子曰否爾讓其作備可矣

獨罪其事我不知也讚海之溺芳野之困其謂之何

東野遺稿 卷下

東里選集 卷一  
至仁山劉皇子窟室暴亦太甚。後相國者慄銳奢多。或有過之者。彼乃亡國之主。衆惡海委而已矣。夫相國之事。天地至變。不可獨罪其人也。自神武戡定。天尊佐命也。百帝一姓。百相一氏。民沒世不見異焉。如夫源平氏朝。不坐宴。不與代。執兵革。捍禦乘輿而已。不幸有緩急。曰貴人不可躬兵。唯二氏是役。功則不得不賞。賞則不得不漸。貴則不得不肆。不躬兵則不能不畏。畏則不能不自殺。殺之與肆。相搏以致相國之暴極矣。貴陞相國。親居戚里。而兵權在手。跋扈恣睢。必然之勢也。成親之徒。不勝其怒。欲除不克。

則益殺益肆。以至不可奈之。何亦王人之罪也。夫封建聖人之道也。猶有憾焉者。世卿周室之法也。猶有議焉者。百帝一姓。能無興衰耶。則亦非王人之罪也。曰然。則平氏何不終也。曰不得其道也。夫百帝一姓。百相一氏。比之日月。天下所共知也。我朝廷賤吏。亦天下所共知也。我乃傲然介諸世卿間。端委紱裳。而恣貪饒。王人寧能恬耶。天下能生意耶。而諸源失職伺釁。所謂異鵲在後。不亡何竢。賴朝則不然。討諸平。則曰奉敕征伐。諸平平矣。曰貴人。不躬兵。請專征討。匡不庭。曰是賤吏家事也。乃以名歸諸世卿。陰

收其實身處東隅。號令天下。受壁還橫。何其巧與。如此。民不生意。王人分貴安弱。是以恬矣。不恬。左屬橐鞬。右執鞭弭。夫王人何恃。不恬耶。曰。假令相國如右將。亦為右將乎。曰。否。天使之也。且非諸源之知。而諸平之愚也。賴朝此舉。懲乎諸平也。是諸平為賴朝先驅也。均之天而已矣。夫隆污。天道也。使王不弱。必有曹操司馬懿者出也。百帝一姓。百相一氏。比之日月而不墜者。弱之故也。即雖相國有力可矣。故余謂相國於王人。功罪相半。其於諸源亦功罪相半者矣。

平內府論

余讀國史。其惡諸平也。曾豺虎之不若焉。獨於內府親之。惜之。如不容其口矣。其何以獲此聲。當世後世。或傳扶蘇申生也。將憐其仁。惜其弱也耶。其何以獲此聲。後世是死乎。仁人不終乎。凶短折者哉。滕子曰。否。否。內府蓋濁世。雄公子。用智術也。女在術中。不知矣。夫平氏之橫。於是乎極矣。廢流天王。放播公。卿執鞭撻。睨天下。天下畏之。如雷電鬼神。天子惴惴然。唯相國是聽。當此時也。闕閱之士。流離瑣尾。切齒扼腕者。何限。乃未聞有一椎中副車。一羽集帶。鈎可謂壯矣哉。內府親視其事。又嘗別將。屢功威。足以御悍桀。

也。自謂可以嗣相國。夫我何所不足。所不足。恩而已矣。其父逆取。其子順守。可馴致魏武之業。則退讓樽節。緣飾野心。務在收人心。何以知之。當資盛唐突閔老也。清盛怒。按劍閣。老狼狽。失措。急執其從。請罪內府也。我以為內府必手解其縛也。而其免者。僅駙御而已。斬髻之事。雖內府使之可矣。其三公之闕也。二三世家。實企望焉。有不得而反者也。乃重盛與其弟。為左右相。不辭。可見仁讓非其衷也。方相國欲圍上皇。士皆戎衣。內府衣冠入諫。相國恧然。衲衣出見。諫不行也。則歸以符。召兵俾相國。府無一介。而後使使。

引義朝諫父事。事始寢矣。夫扶蘇劉而不請。申生縊而不明。我故曰。非其儔也。夫重盛知為義朝。獨不知為崇德之遷乎。則其為仁讓有待也。何待也。曰。待黔首懷焉。安德帝焉。安德帝焉。已為周公。而後魏武可為。不得則曰。天生德於我。死乎新室也。是其志也。何以知其雄也。成親世卿。及身再反。內府再生之。取如振枯。舍如嬰兒。其取可及其舍。不可及。是距不寒。英雄之心耶。內府薨。賴政反。年八十餘。而後賴朝興。餽口二十餘年。抑何遲也。嗚呼。內府不死。天下之事。未可知也。然則其祈死何居。曰。是史氏被其欺也。相國

遺醫也。內府辭曰：死生有命，保平之際，重盛身被矢石，自分其死而不死，夫欲其生，又何生焉？不忍使海外之醫嗤其惑也。其明如此，曰：祈死，我不信矣。自曰：祈死，跡史鮑之諫，欺天下後世也。我讀內府事，知英雄欺人，能及千載，又知智術不足以勝天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于亂，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蘇氏曰：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禍之作，非作於作之日。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

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賢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矣。東野子曰：仲實不知本，而臨死，不舉賢，不與焉。蘇氏之不知本，又甚於仲者而已矣。夫上有堯舜，下必有皋夔稷契，上有桀紂，下必有飛廉惡來，是景響也。故國之治也，亦唯其君是問耳。設令桓公果賢乎？雖不舉，亦將自擇，果不賢乎？雖舉之，不用。且仲既言黜三子者，仲尸未冷，三子之綬交于朝，仲之言不聽也。明

若此然。誰謂獨於其舉賢也。公必聽仲。猶高祖聽蕭何。衛侯聽史鮒。而不疑哉。故大臣之事君也。朝涵夕泳。亶亶焉。唯善務勸。而惡務去。俛俛乎。如農夫長苗。糞其根。培其本。又且分隧引流。耰鉏蔗芸。未嘗鹵莽也。漸之之久。自不覺其與生化焉。夫然。故雖庸主不至傾。孟子所謂能格君之心。非是已。彼管仲則不然。其君樹于門。已亦樹焉。君有反坫。已亦有焉。其餘靡踰。皆如之。夫桓公業已藉仲之力。霸諸侯。則其性所不便。亦將勉放之。况其所悅者乎。然則其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皆仲父之教也。三子者。用謂仲舉之。

可矣。仲相桓公四十餘年。可謂久矣。稱之仲父。不名。可謂得矣。當此時。誅三子也。易於持。吳鉤鉏崩也。仲則因循而從。夷猶不問。以臨死乃始言之。亦太晚矣。何則。彼平日導之侈靡。以塗塞其聰明。則公亦不復。昔日匡合之公。及臨死之言。則舉賢與去惡。皆等之。蟬噪鴉鳴。亦何益哉。吾故曰。仲實不知本。而臨死不舉賢。不與焉。蘇氏不問其平日。區區責得失於臨死。一言抑末矣。夫古昔人臣。伊傅周召。以還。幾許人乎。其臨死舉賢也。其見于書。獨有史鮒蕭何而已矣。然而皆未嘗為不舉賢自代。而害其忠矣。何則。彼平日

業已正其君。君正而臣自有矣。已雖死猶不死也。蘇氏其將盡舉而非之耶。蘇氏又曰。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言可矣。是大不然。昔舜攝堯。俄逐四凶。夫子為大司寇。三日立誅。少正卯。仲之言此。雖無補于國。然足見其悔過改非之緒也。特患其不早耳。若令其早。即大臣格非之一事。培本莫急乎此。非平日亂之臨死乃舉一人以屬後事之所彷彿也。蘇氏寧捨此責彼。何其倒置之甚也。且夫君子之論人也。功罪不相掩。蘇氏乃奪治齊之功。獨歸之鮑叔。持三子亂齊罪。專加之仲。夫堯治泮水也。四岳舉鯀而功用不

成於此時也。蘇氏之意亦將必捨鯀。死四岳矣乎。吾故曰。蘇氏不知本甚於仲者也。

說

必觀說

田結氏之子浦遠。字宗壽。謁余立號。余謂之曰。異矣哉。夫浦水也。水知者所樂。而壽乃仁之效也。蓋仁之與知。譬猶綱目領裔源委也。古稱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今顧末其本者。而本其末者。抑有說耶。遠曰。然。田結舊作手結。蓋越之浦。實吾先人所自出也。自家大人相守此都也。業許多年于



今遠且久矣。且吾目之末由一瞬之家大人恐其久或忘之。故命吾小子以記桑梓而已矣。若夫宗壽云者。蓋竊有以企睎仁者。不自知顛倒至此。曰。如何。余曰。無傷也。吾其為公解之。今夫公所為家者。非黃神氏之術乎。黃神氏之術。扶傾起廢。誅鉏二豎。崩孽而復營魄。已類凡民有患也。雖廝養皂隸胥靡薪春。未嘗不揭囊而趨。持石而奔也。此其為仁術固也。然其方運技也。考覈虛實。剖析陰陽。毫芒必審。猶易牙分淄澠水。一舌不則其誤。人不寡矣。得無知以行之乎。然則仁以為體。知以為用。即公之實也。嗚呼。仁能發

知。知能運仁。仁知相生。若循環然。則其所為實乎實者。亦何必屑屑乎。本末之問哉。雖然。為此有道焉。自強之謂也。子思子有言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紫陽解之曰。知者所以知之。仁者所以體之。勇者所以強之也。夫無勇以強之。仁知將安行。諸在昔孔子現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綿弱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潔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

子見大水必觀焉。夫必觀者有所強也。今夫公施針石也。必忡忡焉。憂競競焉。思懷乎。唯恐一毫之或失。天民之或殞。駟不之追。夫然後沛乎。意得。恢乎。中其窾焉。無故也。自強也。然則於公之實實備三焉者。而於其賓之者。未聞所以強之何也。今公名水也。今而後余其呼公。以必觀。庶幾有以強向所言者。收功十全。駢術神聖。上之逮黃岐。下之播聲。無旬畦。則手結之水。寧至如帶哉。是所謂黃帝不死者。而其壽非復熊經鳥伸者所得匹儔也。以此仰奉。恃怙。俯及友于。乃臧獲犬馬。皆有以仁之。則其樂不亦洋洋焉乎。遠

曰然。謹奉教矣。余曰。否之數者。皆公自有也。非吾所教也。若夫吾之為公。所周旋文也。天下至文。莫文乎水。大海迴風。生紫瀾。弁州自言也。公倘必於水有所觀。斯其文亦駸駸矣。

啓

呈朝鮮國李東郭學士啓

天塹遙限矣。域雖隔乎韓和。曦御始駕焉。國實猶之魯衛。若儒若釋。舳艫昔傳新羅之經。禮云樂云。翟籥今舞高麗之曲。齋彼玉隙。彼帛豈初豐王。荷其燾。儻其旂。婁見上世。恭惟朝鮮李學士足下。星文胸羅。漢

章手抉比。璫祭於鳳羽。放蚡螭乎虎毛。赤城千尺霞。借色吻側。白馬萬層浪。湧勢毫端。弱冠巍科。笑承蜩。丈人之拙。強仕剖節。豈敝履先生之貧。七寸斑管陪。皇華欲如。袁彥伯倚馬檄。五車縹軸藏靈府。寧惟虞世南。行書厨已哉。長門之吟。竹響水匝。浪華之唱。樹雜雲流。仙旆未飄。雒紙先踴。如不佞。艸莽散木。昇平棄材。趨燕暇之無因。叩鴻臚其有託。懷瓜李以欲負。遂忘馬襟。而牛裾望瓊玖。實如饑寧。憚狐裘之麕袂。燕句鈎棘。雖頗鍼其口乎。海量灑函。冀宜鑒乃心。已謹啓。

書

奉復蘭臺君侯

疇昔之宴。管籥震天。琴瑟涌地。夢遊帝處。聽鈞天之樂。亦何足比也。所恨凡骨未換。塵障為祟。遽然落蓬蒿之間。令人喑嗟不堪耳。念八命更侍。廣樂感感。容至期趨謝。

又

昨日市南失火。而賤族在近。匍匐往救。天幸獲免耳。乃小人疲甚。殆至委頓。歸接手教。讀高作。有息忽定。勝一服。清涼散矣哉。不羨臺下紫酒。黃枊哉。九華山。

記請。竢初六還壁。一讀未忍釋手也。伏請寬二日。

又

上天欲使不佞。又作伏枕之句乎。開春未十日。造化小兒。已來惱人。聞今日。即有張樂。意覺躍然。只惡寒益甚。恐不能到。如何。

又

盛价載酒肉。來茲知墨水之興。不在中秋也。嗣讀手教。審崑山之珠。落君侯之手者。僅僅兩三顆。是實所謂持。吳鉤授宮人者也。雖然。其所獲照乘夜光。復何竢多哉。君侯以為何似。艸堂此日。適有客。藉君侯之

貺。得為北海之娛。且手持墨水之篇。誦一句。命一爵。當不羨照乘夜光也。其墨水之篇。容竢明日奉還。

又

不佞詩債未償。夢寐呻吟之際。忽接一朶白雲飄然。落几案也。茲審君侯有微恙。寂寞命僕柯亭之管。一吹而去。此焉嗚呼。是又何難之有。且陳琳之檄。枚乘之七。縱橫嘴吻之間。僕當教君侯霍然。有起耳。美酒之約。莫相違。祝祝。

又

不佞環堵蕭然。無復松菊之存。唯有據梧而嘯耳。豈

料忽以一枝春色併明珠投來手弄其花口哦其詩  
則門前之柳應不笑人敬謝

又

昨辭臺下後稍看霏霏集衣者比及半路雪片已如  
掌矣想郊溪之棹亦不如此之冷冷也今又接手教  
并辱白雪之賜謝謝時方塵事蝟紛當改日步負耳  
不一

與德夫

往年吾兄東省太公也辱之書書再轉而達達輒吾  
兄之轅西久矣夫不東已即東不賜吾半面於乎吾

兄何忍絕吾乃爾瞻企之不及時適屬岡島某之上  
邦某者崎人嘗與中野子驩僕以之子為必不濡澤  
吾書其後斗建攝提者再而闕不獲吾兄一字愈益  
信君子絕吾悵望嗒嗟而煥圖不佞嗣起居左右之  
亦未敢也以為不可數而重吾臯也不佞近與荻徂  
來論文論文輒未嘗不及吾兄曰以吾所覩記殆乎  
無復有吾德夫若者乃執示吾兄所著徂來亦揚扝  
不容口曰非獨子所覩記子獨不見彼名賢文集者  
乎得德夫比者有十一耶不佞於此益悵然悲其絕  
乎若人焉迺者岡島復來則探其懷出往年不佞所

奉吾兄書題緘宛然。乃曰：小人往京，多方不獲其所。是以不致，謹完之矣。嗟乎噫嘻，吾書寧趙之壁，何必完之為然，而當我世失斯人也。豈十五城之得比哉。如是，非斯人絕吾也。吾自絕也。非吾也。彼岡島也。讓之且詈，無益也。乃稱所由獲臯，吾兄告諸左右，足下幸勿咎其往而曰：此胡為乎來哉。時甚溽暑，未審何如。不佞近修古文辭，異昔所期程，而其造亦止吳下之蒙耳。徂來名茂卿，方今塊視宇內，足下或聞之否。

悅峰

東洋啟祥，忽騰半天彩靄。西京傳信，辱接一朶紅雲。

茲審和尚道風，共梅花敷芳。福履逐草色，倍懋欣慰。不勘景仰，惟多又蒙渥恩。吾花參軍，啣命鉛鋒稜稜，逼座願沐洪庇。五丁力士吐榮光，采奕奕射人托物。致意，雖古人之遺焉。懷微不忘，實慈海之廣矣。惟憾山川永隔，片楮何罄。心期風聞，瓶錫在邇。深忱須期，面陳春寒轉優，為法自愛。夜燈尚短，布字不詳。

又

偶爾攀法標者兩，真此生之大幸矣。聞金錫將西伏，惟大和尚此行，道風始達。法雷頓震，而得謁大將軍閣下也。歸山之後，益有德輝之炫燿宗門耳。敬茲奉

賀更啟者嚮時所呈一律辱賜高和句句聯玉堆雪  
 字字掣龍挽蛇可謂鎮家之寶加以華製茶甌一匣  
 巧緻精絕不佞所未嘗目也當中筭而貯之耳謝謝  
 不佞前訪貴館日草率承命拜趨下風未遑問法諱  
 是以一時走筆頗有違觸歸後始得聆知恐懼戰惶  
 不知所措及得賜高和首拈出賤名見示是誠揉曲  
 之藥括瘡疾之針砭揭之壁間朝顧夕省則庶幾足  
 以繩鹿慢之過而勝於佩韋絃遠甚矣豈意大和尚  
 目擊彈指悉有至教存也一至乎此耶銘謝不貲雖  
 然不佞還觸之事實出于過失非故也伏冀大和尚

海涵敬改寫前詩呈之左右此日方冷歸途自玉再  
 晤何日無堪悵然不宣

不許又

去歲獲染甘露一滴在甘露堂名寤寐不忘其味神馳

檠嶠倏已一年矣頃聞法幢東向親卓弊邸雀躍數  
 四殆折屐齒以為此行也必得屢侍席末而嚼全鼎  
 道腴啟滿甯茅塞也豈料公幹絆身不得坐堂下半  
 日耶慊慊無勝矣且也東來半月不一往候不敬之  
 罪焉有所逭雖然此實係官事惟和尚勿深咎書不  
 盡言聊告渴想萬一耳

歲首玉禪師申賀藩邸也。叨和尚賜手札及毛穎一匣。涑沐厚惠，千感萬荷。本以須迢迢一紙謝其萬一何意，天傾地折，使東海三朝紛紛郁郁者，遽然變色西樂一道之紫來迎。台輿也，薄海內外，凡覲然人面者，孰不輟業屏關累累乎，掩泣焉。二月且盡而乾坤總無一點春色，寒谷宿六出者，和尚所親目也。即不佞雖陪臣之微，亦嘗一再拜瞻。台顏呈藝。台前中心有悲辭，何能脩替遲裁答，以至乎今日者，顧應當不涑罪耳矣。聞和尚亦來奔。大喪館在瑞聖。

官事有暇，當一往致謝，視前先茲書陳鄙情爾。  
善寄朝鮮洪鏡湖書記書。不期之精令，對觀春不佞少時夸邁，嘗以為男兒生今之世，定遠博望之志已非所用。子羽延陵之事，亦不可為，不得已其韓使交接之際乎。韓之國與我雖同僻東維，然大海限之，森森焉。况其語言異習，突然相逢，道涂迺非重象狄鞮，不能達寒溫。彼是而冠衣殊製，履綦異形，笠之與帽，跪之與立，譬猶夫髻首括領，冠笄鬪鬣，各安所習也。其外降槃旋拘罷，拒折之便，黼黻犀象，芻豢黍粱，莫非皆異其嗜也。然則相對握七寸之管，一唱一



酬試夫四目人之化。迺不幾乎少償。男兒初生。桑弧蓬矢。祝哉。春間已聞使節東向。竊為燕雀之賀。以為必如天和年間故事也。豈意朝廷重客。不許輒見。而僕覲然。僉父兼以夸邁。潛伏草莽。其焉所得先容。而達其意耶。所執之謁。字漫不能以通焉。嗚呼。不佞可謂不遇頃。得津南江生書。一展知彼有唱酬。再展知周南縣生。有見取于諸公。生實吾白榆社中人。生而得取。猶不佞也。近又聞崎陽岡生得見焉。生亦僕所善。是以意始慰帖耳。僕有不腆之辭。今謹騰寫奉。上併言其志。足下倘有賜。則所謂弘矢之嘆。庶幾有。

以洩萬分之一。近來暴寒。千萬自重。

寄朝鮮嚴龍湖書記書

咄咄子陵。是劉文叔。所以腹承其足。望相助為理。豈可為今嚴公道哉。不佞聞使旆之東也。一聞欣欣。再聞怏怏。三聞而後定矣。鄒孟氏有言曰。友天下善士。僕生項強。不可以仕。攘臂雞羣者二十年。而又未嘗見絕乎長者。且無羈勒在體。說荆必往。說元必見。即西及長崎。東窮陸壘。而未以為足焉。以為今忽而見海外名士。其必有非常之觀也。豈料閹禁甚嚴。不許艸莽之士。拖韋帶其傍也。俄而欲舍十飲百啄之樂。

就樊籠卒不可得。則二十年得意之境。一旦缺陷矣。欣欣而快。快寧非其所乎。最後得津南。江生書及詩。併與周南唱酬。江縣皆僕莫逆。而縣乃在同盟中間。崎陽岡生近亦得進見。而各有見取。則輔車相依。僕又何望矣。今有蟬噪鴉鳴之語。以奉館下。足下若一揮如椽。乃僕視猶足下。吾心則寫也。願足下少加意。有愈益定。僕搖搖懸旌。我僕今讀足下唱酬詩。咄咄子陵實可為足下道也。聞足下壯年掇科。今又奉使海外。則已相助為理。豈羊裘子匹儔也哉。雖然。至動搖客星之輝。熒熒者。豈又有以異焉哉。咄咄子陵果

可為足下道也。

寄南泛叟書記書

友者。友其面與。西家愚父。可以與夫子友也。人心不同。如面不同。中各有儔。而存故元凱不友。四凶而廉來不得接迹。亂臣十人也。則友友心也。非面之友也。苟心之不異。其何必問面之同不也。不佞始聞使旆。搖搖而東。心亦搖搖。如何得一識荆。奏薄技大方。已而不可。私心甚快。然不娛矣。嗣後津南。江生書及長門。唱酬陸續。而至此皆僕所驩。而縣生乃在同盟中。而其見齒及。皆如不佞之所私。非是則不佞推知足

東里遺稿 卷一  
下之心矣。及讀足下詩，其雅贍宏富，電折霜開，雖宜若不可企及。然要亦同我之所喜，則僕所慊于不見，特冠弁搢笏，規周矩還，與拖其髮長其鬚而已矣。即得見焉，謂之知面可矣。不可謂知心矣。夫僕所交，不暇指計而知心者，之僅僅皆所謂傳之異焉者耳。足下亦宜然。今僕已得足下所著知足下心，則豈宜局於閤禁不許見而默所欲言哉。蠅龜之篇，以奉上左右。若有取其心而不吝殘膏賸馥，可醉人者，此非面友也。心友也。傳之同也。夫自李杜韓柳，誰其所見而親者乎。吾人居恒友之，僕願奉足下心畫炫燿僕文。

友之籍，其亦何慊之。有時感發，自嗇。

再寄朝鮮嚴書記

方纛旆之淹都也。不佞作詩貢四公館下，東以言企瞻瓊報者狀詳矣。而後延頸本願，累日不得命，戰恐迷惑，不知所以措焉。人或云使節之東入也。都人槩為鳳雲之望，庶幾獲片咳隻唾，鎮其家者。蓋滔滔焉而諸公乃在獻享私覲，接賓議禮之暇了。其填案溢。隼山積谷量之債，故其獲之不能十。一乎千百而其了之也。隨手而取，初無別親疏。後先工拙遲之與速矣。則其獲否，辟猶射盆中之覆而已。余曰不然。諸公

於此邦之文不取則已。已取矣。安得無所擇焉。許敬宗有言曰。卿自難記。夫諸公以我為非。何劉沈謝必矣。雖然。我豈自沮哉。於是置諸不復。以為意。越十一月十九日。使節西矣。又一日。足下及諸公之和。致自岡生。剖封薰盥。捧誦再三。辱諸公有取焉。及讀足下真假說喜不自持。不佞之喜。豈喜其弊假過當哉。特喜徵平日之言也。昔越石父其在縲紲。求絕乎不辭。入閨則安得簞口足下。不稽疑元龜。我僕少年時。從先君子授文粹文鑑等書。讀之甚說。遂以唐宋四大家為文章之溟渤尾閭。迨為自運。句衡章權。專矩矱。

四家窮力。步驟不堪。膚受肌立。脆弱莫成耳。及弱冠。見荻茂卿。徂來者。茂卿一見國士。畜僕僕。乃以脆弱之說。扣諸則曰。子知彼為山者乎。欲其九仞。必先覆土。平地倍之。而後芟株蘖。鋤晶塊。版為築焉。山成後。僅得九仞。夫四家也者。會典詰而還。荀孟賈馬仲舒。子雲而芟鋤。版築。今乃步驟四家。猶之拾人。畚輶之遺實。諸版幹。段使能九仞。不脆何待。子欲善學四家。盍少高之。詩以修辭。書以達意。南華沖虛。魯旨湘纍。以逮乎蕭統氏。所纂斑如。粲如。我無隱乎爾。而後四家者。言自在其中也。不佞曰。是則然矣。唯奈古昔獨

有議叙兩端而已矣。彼序記論贊箴銘誄誌區而別者。何有於古哉。茂卿曰。子必欲其體備者在明。李王七子先覺於古者也。余於是讀七子書。始知乾坤之際。有所謂古文辭者存矣。乃盡焚其初藁。專力古學。與縣孝孺諸子築壇除墀。授牛耳。茂卿孝孺載書不佞。捧槃歃而盟之。孜孜今業。時有所著。示諸人不暇而拋。必唾而罵曰。子何從而得餌。此于鱗之毒且子嫌唐宋不古。明豈古也邪。余曰。不然。四家為範。辟如學山。七子不畫。辟如學海。故學四家者。以四家為歸宿。効七子者。以七子為輿梁。寧翅輿梁。七子周誥殷

盤亦皆吾之輿梁已。我自歸於我宿。是所謂造物之楮葉。非宋人之琢玉也。夫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焉。當今非之安知將來。海內罵之安知域之外。我今夫契契焉。削足適履。殺頭便冠。我未之聞也。于鱗之毒。安知不為不朽藥石耶。我。是僕平日之言也。頃戲為四家者言。比諸前者。矻矻學之時者。頗覺漆斤兩。古人以終南為仕宦捷徑。古文無乃四家捷徑乎。不佞自期者已微矣。而將來非僕之所知焉。期之海外。乃得足下足下之文。無論才峰竒拔。崢嶸鬼峩。其議論皎覈。對儼森

嚴邈之東西京淮南孟堅實其比也。念足下亦非規  
 翦唐宋者哉。不然。巧中不佞所好。猶退之誌樊宗師  
 自似樊文歟。而於僕文未嘗唾而罵之。前者所謂鐘  
 磬之說。忽徵于足下也。跬步不已。跋鼈千里。是僕於  
 不朽之業。不絕望也。不佞之喜。不亦宜乎。謹謄寫拙  
 稿三首。附覽。其管仲論。乃唐宋故步。中川記志。在漢  
 以還。而送香洲序。則志益遠云。未知足下以何者為  
 彼善乎。此我。又前日貢詩。鏡湖洪公回音。至今寥寥  
 矣。豈徵於足下者。猶未徵於洪公邪。餘皇一艤。無復  
 有所望也。不佞得隴望蜀。足下少加意行。且凌朔涉

瀚。伏惟自保。

徂來

先生已脫罔高邁。乃時時曳裾。亦惟司馬大夫遊梁  
 門。每授簡札。從容成賦也。何曾見巍巍然。如僕僕僕  
 郎中一芥子室。藩中固也。即稱喚翁。忍唯唯于前。稱  
 中澤強磬。腰骨不敢仰眉尖。紛紛唯風埃之日。蒙而  
 顧其色。赧然者。實天冠地履矣。於乎先生。美哉綽綽  
 乎。此之謂王之絆解矣。何患於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也。茲小鮮奉賀。首疾憚削頭。不能躬往。為悵矣。

又

敵邑蕞爾。信之役也。業已悉敵。賊老者皆已戰死。少者靡弱不可用。且也疇昔之日。觀大國治兵。其郊卒咸超乘。甲兵犀利。敵邑望者莫不膽褫。今亦有此役。惴惴然唯一鼓而敗。是懼然盟主之召也。敢不唯命是聽。不腆之卒。治在郊矣。敢請使令。

又

不佞昨於稠人中。為賀知章。幸不卻克歸家。頗喘獲手教。草草目過。誤以藩中寵命。乃村生服職之事。已往省吾。省吾今不復齊人。免惟其義人。然後審聽。府公辱先生特寵。不佞實托唇舌。不覺雀躍。愈驗其脚。

無恙耳。幸勿為念。獨斗室益鬱鬱。不勝眼花落井水底。眠矣。答少卿書請覽。今日深川勝事何如。

又

不佞獲昭明文選梅村誦序中所謂冬穴夏巢之世。慨然感其舍若穴。乃造習坎舍。記今貢左右為宋人質。嗚呼。冬穴夏巢猶可不佞。乃今夏穴矣。藉令昭明覩之。謂何先生銓擇。喻昭明萬萬幸見品。

又

昨者福生奉書至。則日色且死。不能即報。承命不佞。題慈德公碑。暨其陰書辭。悃至。僕何人敢遽獲當焉。

且僕枯于閤禁而泚斂紉引之事不克躬為役負先生之誼實多微命誠將趨持削筆者其亦何幸獲先生手書夏鼎商彝於潤不腆筆乎萬萬有餘也謹題畢貢左右未識得稱否其碑陰字為區區慮久遠故力多其肉眼眩委弱匪阿環是傳雖然先生寧為其覲者哉或所不稱者唯命之改題

又

接書知令愛復舊若不佞為南箕所困百骸解束綫而為徐偃王態耳所命字不趣下筆為此也勿怪今已寫完敬貢唯無奈其字之亦為偃王態耳聞今日

退朝藩為僕委曲謝何罄謝何罄

又

世說新語兩本奉璧更見貸一本幸幸朝野僉載不知何物書點鬼簿筭博士等語皆出其書田庄牙人或其書所言也先生藏有此書不昨日著价精廬有回書命僕親致然有封緘何妨焉故併投諸左右其器待僕親帶去耳

又

聞品川之書已發矣不佞欲使使謝罪先生亦有書共之耳書中搶先生所謂領下之尺鱗者非是暗地



裏欺人鼠竊之比也。亦柳下惠之同氣乃爾。一笑。  
 昨辭函丈。省假父。歸則阻山王闖闖。比燈出方獲入  
 穴也。鼓者四。然后上床。乃省吾使者琢其洞。奉大龍  
 回札一通。札未可代燈照。且而讀之。而稍不釋者曰。  
 不可句寧獨古文辭有乎哉。所謂渾金璞玉。不假雕  
 琢。則自時即自時云爾。則渾金璞玉。以辟相識之自  
 然者也。毫端所揮。渾金璞玉云爾。亦似謂僕文不藻  
 績者。未知句之何。又曰。併上之三三者。思省吾相見  
 一相訪一。致書一也。而省吾相見不啻四五亦未知

數之何。其如銀鹿齟齬。渠雖曰不以國訓。吾必曰坐  
 國訓也。又曰。伴徠山翁而來。亦非勉強。故曰不復注  
 其心。瑞雲之山也。此亦非往書之意。往書蓋邈言其  
 未面前也。故亦有意搖搖拳械在末等語。顧渠苦蚊  
 子不盡讀耳。即盡讀之如此。乃古學之罪也。知文如  
 彼而猶然。則不佞執其瑟。獨一先生之門而已矣。為  
 之悵然。今呈左右。請覽。先生亦獲回札。幸見示。

又

昨得書。教拙序中。瑕疵審其言。實如所教。蓋言充腴  
 精密者。將以矯世。張空拳當場。斤斤事鑿鋸者。所謂

盛大温厚。亦為世之狹隘僻薄。襍之諧譁。以為得巧者。發也。而自不知其無異。温柔敦厚。詩之教也。者。淡自慙。不能免其失。愚者耳。僕之意。蓋以為諸成篇之後。渾然雄偉。如三嘆有餘韻。乃為得。而其琢句字。欲集梗袖。豫章詳介。兩錙銖。如陵雲構。臺也。伏異先生取其意。為擇其語。幸甚。僕為詩。再屈其指者。一以為先生。再以為白石。而於文。白石寧足屈吾指乎。今日德夫書來。言僕文難讀。且諭審沉約。三易之說。是許大天壤之間。知僕者止一先生耳。即可竄改僕文者。獨在先生耳。僕緩頰弄其舌者。累日。不能往托故。以

東

又

途遐心近。為阻衣食。久闕奉候。此日特辭鴟群。又值高駕蒞豐藩。歉歉何堪。啟者。必蕩義空。本崎陽之人。請一接光手。紹僕執謁。去後。賜不棄於弟。有喜矣。聞先已憑演師取政。所作未知記得否。不一。又曰。貴府輪奐。踰護洲者。萬萬。但修葺居多。恐殺俸者。亦萬萬。何似。

又

僕讀自叙傳。曰。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

陵之禍。幽於縲紲。是太史公遷自謂。而史記迂所自述較然無疑。蓋其自叙中。談為太史公。至談卒。所稱太史公。則談而遷為太史公。以下所稱太史公。迂自謂也。而先人有言者。是為談也。索隱必以太史公為談。故云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者兩矣。又云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迂之詞。及以先人有言為先代賢人也。夫隱未之盡索乎。不然亦索隱行怪之類也。向與先生道及此。故敢告。

又

記大龍之期。期乎明日。未知先生莫事或妬之否。即

無妬之。而岡島子能季子其諾。未可必也。何如何如。不佞日相忘乾平魚之際。口裏荊棘。不覓坐將連赤城方寸之地。念從先生後。而一有萊之故。特使使問。

又

今日土方王慮貴恙何似。心旗懸懸。而講席三設。猶未了。忽接手教。乃知有差。恭喜恭喜。且承池帥有書。答以貴恙。今朝僕亦得招書。所諭子晉之管。亦何不可之有。惟滄浪之容。無二十錢可以酬茶博士。且先生或往。僕已瞽于茶。未知有誰教僕。某在斯。某在斯者。僕亦將辭以疾。未知尊意何如。講畢。當趨白。

今朝蒙賜盛光之劍時方出門幹事滯其答音關劍  
昨僕不在也業還之其主且一鑒家道是非禪定乃  
出金剛兵衛製不冝中先生之好也印削一本附貢  
僕衣欲拂非懸也方用筆衣食之資若契契也不能  
親上

又

家妹已死矣誰無兄弟如手如足是尋常之謂而已  
矣僕於第二妹視猶兒彼視猶父先生所知也况悞  
之庸醫似出乎非命也僕卧起昏昏實如醒之未解

然不冝為兒女輩傷千秋之軀先生之命在耳欲改  
裝鳳管以遣其情笙及十二律莫以附使其十二律  
一錢半銀僕欲償之何如

又

假令僕能修當公之業得鳴其笙簧而女媧氏之事  
何辭今不能然且其時也四目之人未出僕何所刑  
效乎今姑效鄒磬者以為先生於業豈特九合而安  
焉者其以一薄海持人物之衡低昂一世猶祖龍氏  
稱書也則今此書不附一炬乃三世至萬世誰能禦  
焉其書拙而陋幸留之

又

不佞疾皆去。賤軀惟頭岑岑而神荒荒。是未盡復常矣。意者今將復耳。前得省吾翰。知先生駒籠去。昨遭順得來。亦知先生辱宗順談話可時。未審其或及僕去。長沙之事。否。僕居閑。竟日智故萌生。皆未出畢竟兩字外。而其或與田澤叟接武。是所慮已。伏乞若有兩處所及僕者。揭一字示之。使不佞揣摩而曉之。事雖在未勉乎。然計之先定於應酬之間。非無益也。故特簡扣。有順不吝一轉軫。葉樞祝。

又

先生照人腹中。雖秦氏鏡何若。昨日徵先生書。先致史局問先生舍何在。時不佞心戚焉。有動為重。或浮沉。故不敢作書而請耳。何意先生既得不佞心乎。逆旅非久淹之處。先生幸常居之。方寸可矣。餘容面謝不一。

又

辱手簡。并高作二章。其玲瓏其聲者。固不消言。即心畫端整。足以飾陋室之壁。溲沓麥飯。可謂博得方丈之饌。謝謝。

又

東里遺稿 卷一  
昨日為之舊性發作。復有蓬累之志。故特請僕說止焉。則關係頗切。若貴館之會。程期有常。且涓滴不增。減河海尚矣。僕不能不寧割此而濟彼耳。唯先生勿督責哉。

又

昨夜岡生至。聞十四日賜僕追隨。今又手札拆封。得韓使稱縣生之說。不查撲案狂呼。縣生之才。為韓使所取者。乃其所也。只其已具隻眼者。與閣禁雖嚴。或可通車馬之實。出意外聞。既望旌旆入都。如不佞願一方便耳。只日逼無地。求門路而閣禁。或當異乎都。

下之稍鬆耳。問奇已集。州州布字。恐不詳餘期。十四日面既。

又

字書鎖為牝。鑰為牡。又引禮注疏云。管鑰。搏鍵器也。以鉄為之。播鎖內。以搏取其鍵。是鑰為俗所稱鑰匙者。固無論矣。而字書又云。大抵關門有鍵以止之。又有鎖鑰以固之。及吳臨川注周禮云。管鑰所以閉門。鍵牡所以開門。王元美郎陽藏書記云。計三千餘卷。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部。俾度而鑰之。汲冢周書。籒其口不言。宗子相用其語。作鑰是亦似以鑰為鎖也。竊

謂分鎖與匙。言之牝牡。則鎖牝而鑰牡。就鎖中言牝牡。則其外而牝者是鎖。措鎖中固之者。牡而鑰。然則鑰者牡之名。而通閉啟者。稱乎。未知如何。幸先生質諸。而吳氏鍵為鑰匙者。僕未得其說。亦乞指教。

又

往者蒙教鎖鑰義。告以後世。譬如使圖也。益搏心古往。則先生之賜百朋矣。獨所徵不盡。渙然爾雅部乎。經後訓詁家實宗之。然其所謂鍵謂之鑰。云爾者。果何說乎。冀先生再見教。考注一本為一套。注疏一本謹奉璧。

又

病牀辱書強起。盥讀感見念之渥。僕紅心未嘔出。而又加河魚。鄉者宗順來視。道是岑連。或為患也。羸亡項起。嗚呼。僕殆何鄉之歸。唯僕病得之。志慮不遂。令冲天之氣。抑遏丈室。而豪爽自如。顧不至賈太傅。幸見垂憫。如野鳥入室之賦。僕益有意作之耳。唯當面悉。

又

昨接手札。聞山田捷告狀。篋如遺之。是匠人不知削鑿何名也。不亦癡乎。雖然。使癡人縱其癡。我頭上者。

是其癡癡乎癡者也。何山田之足讓哉。辱先生推挽  
周至，謝謝。

又

僕所聞缺然未可，而病聲頗播揚。來賓陸續，室燠僕  
痛，方寸焦亂，視日不啻歲也。噫，何日而常羊無形埒  
之野，獲逐二豎，沫膏盲哉！易林第一本，幸見貸，以得  
一摸，蘇慰無聊。

又

辱書讀到，帶刀信士哉，甚愧。不佞不特報謁休一事  
也。僕病益洒然，其告狀午時業已投矣。己家兄來欲

上駒籠，先壠令奴從其後，勿怪。愧帶刀之有故也。辱  
先生種種垂意，厚渥刻骨鏤心耳。遲批出容往謝謝。

又

及日在建木梅村來，聞先生既朝駒籠，且豐隆有聲。  
因循至今，不扣玄關，以至勞手墨。茲審今日在老侯  
前，波及不佞，喜喜。日未沈，病夫未以蓬累而行，遲冥  
然行承教，草復。

另啟言，先生今日與禦寇不異，僕願如壺子觀其  
相，而使王家哭道東壁死矣。雖然是師弟易地恐  
不可行，惟先生一轉語耳，何如。



又  
鴻烈解二本。反貢記室假貸次者二本。中秋詩削鋸已施。亦見附价。庶得令淨書。萱場之宅。契券已立否。搬移在近否。昨承明日使使廩人許僕作小簡。贊問希命。貴价使病夫得守其箒。不僕今日頭角猶泐。泐然不能候扣諸數者。書以奉問。爾艸上。

又  
鴻烈二本。欽謝且辱示呈廩人票子。謹照樣寫完。附貴价不佞疾首實如命。唯今日少快耳。

得書知昔念僕月前之渥。唯僕來此。應酬頗多。讀書之莫給。是以不敢一扣先生之門。慊慊實至今日。假父出門。不佞趁間將衣。乱藉不晡。後亦當不能趨函。丈亦承讀理義。辨論知維楨尸。蟲出彼尚無一管仲。憑固其所耳。晡後當一往共計。王霸之術。豈寧契契乎。務強國為我艸復。

又  
對雨意注。泰斗一日。僕素怯此。慄慄者實如先生所知也。是以塊然抱膝。市樓不得復移。跬武問雞黍耳。今又接教告。以復藤子之言。謝謝已然。遲明日行謝。

深愛此日也。日没月魄，病脚羸甚，想不能泥行用。搥如夏后氏，慊慊復。

又

昨辱盛款，謝僕頭之與手足，差不佳。顧久不藥，故也。今日又服藥，必不日能差耳。向書舖齋，天中記至曰：九日在通，主人渴黃白之切，交金在節前，二圓三方，而得易，若不能，請三圓二方，而獲者先在焉。不佞渴此物久矣，唯圓而方為者，猶之其渴也。先生其或能為僕損一朝之供，令免其渴否？九月，吾不能矣。其至十月，必能了算帳，伏冀方便，千祈萬祝。

暮秋山行期在何日，請教。

又

今日約相訪，而雨又滂沱矣。且又繕治天中記，自非功畢之與雲少卷也。不能前言，是踐矣。所謂二天三地者，向既以蒙先生之諾，唯先生品其方者，乃僕又欲隨而圓之。未知能易乎否？九十月之間，廩米在日，伏冀使握中之玉，無佗人是歸。我則令人或稱僕智囊者，實在此物也。即雖毳毛哉，然亦倘先生六翮間之物也。力新甫，蠢有餘乎信。若蒙見附，亦等僕親受也。秘笈滄溟各一本，淮南二本，奉返。

向蒙先生貸扁而堅正色而楸者三枚副墨之藏於茲乎為弟之有者十三四矣。謝謝唯其中缺裂靡敗亦十三四。伏希更貸善本獲磨瑕釋類以完碧盧之為珍也。暮秋山行既成其造甚樸自視鄂然范模既成難乎改鑄就以進呈。惟先生鋸而鑿之。

又

再接手札知已歸自駒籠羽芝之行。謀之假父明當相從。一忙野僧半日耳。前書言彼好文是恐未也。此日僕又被敗魚傷伏枕不能應招即起悵悵大美謁。

館林事出梅村僕不知其所以也。晡時梅村來告。昨某人有冗緩期必當相見不日也。肺大腸表裏之論。令不佞了了病故謝餘遲翌。

又曰雖風寢道徑淺草非今所便也。但當刺一小舫到門前耳。

又

羽芝之行果從後耳。唯家主朝藩未歸是故未飯。飯畢乃命舟重稟先生請少安之。

又

辱書審先生所憾及說僕則異乎此矣。非菽麥而餽。

鈍。終日游無詩。歸路空提其竿與綸。是僕所憾。而住持不在。不舟不與焉。不舟而徒痔。於是乎破且差。饑而歸歸。而甘食精神甚爽。是所說者也。其陶轉窰云。爾者乃先生之說。轉為僕之說者。足以揜向數者。豈謂不足償所失乎。此復。

又

辱書審先生又欲賈其勇。讀之僕亦頗扼其腕。雖然前日之會。人亦有言。樂不可極。且天中與詩經積債填案。冀得隔一日。兩手皆攬。雙肩並擔。

又

前先生挑戰也。不佞避其兌。昨繕敝甲而門焉。而先生不接焉。先生以不佞為鼓不成列者乎。此日也。願相會乎郊。故敢使行人請。

又

此爺孃波斯之遊。所帶來乃木南子詩。及其所謂論者也。僕得而讀之。曾頭風之不足療。轉之記室。惟恐亦有失于宰予之嘆。雖然。唯先生強作之。和以為增直之顧。

又

接手札審所以不和南生之意。彼雖不知持準履繩。

然亦其抄抽文選者似甚勤循循誘引如先生之命然後請先生鋸而斫之耳領詩幾多首頭風於此乎得療餘遲他日

又

承今走老臺及僕櫛沐之事謝謝又承過西館喫橘餅還以東坡參玉板準之即不面悅峯非先生所恨也明日當復披掛趨謁復

又

家主面前方有所幹事當樞衣若夫列器真贗自有倚頓之在何必病書生之待

又

聞二謝舍其遊山之履釣絲是綸招及桐江之士趨當顛倒羊裘應命耳此復

又

不佞櫛沐今纔畢將趣走命而家主此日有間命炊麥飯欲僕共喫之故未敢耳承先生今日亦掩心卧未知能命舟棹惠然乎我否亦家翁之願也惟其下飯者有淮南王厨下物而已其舐丹之類既已仙去久矣何如

又

東子遺稿

卷下

三十五

聞此日趨藩莊與省吾書如先生命呈之左右伏乞  
達之先生為學輩簸弄者數次其勞甚至雖然亦經  
濟之事所以不得不及山中宰相而羊羹不斟禍或  
及宋國是雖僕亦沾先生之賜者不惟淺淺矣歸後  
將趣走為瀆其炮耳又聞為僕計者且不行甚要聞  
其詳異回書揭其一端令僕自反之祝祝

又

辱投簡見招惟僕又疾首將雨而疾已雨而已是例  
也勿怪不應命此日方交廩米之賈益賤僕囊底受  
黃金消之譬猶四十里沃焦向所貸兩圓今璧其半

餘幸緩期禱之

又

承見招僕冥飛非遠方矻矻計衣食之資是急連日  
出遊非所宜也雖然亦先生之命也當勾其業行應  
命耳

又

今日鄒子未鼓舌頭而哺後又將會唐詩解責詩責  
襍然駢至企跬未可預定悵悵

又

吳子解十二本杜詩四本南生書一套上諸掌記昨

日本生復書不此日將發崎陽書不能往面骨肉垂分睽意甚邑邑而其人亦患河魚天亦要雨夫上天何湊巧乃爾

又

僕入春來鎮日痛首惛惛玉樓之記其果辟僕乎是以不朽之業姑卷之束高閣非祖禰宰予袁安則亦從事康樂之遊耳昨日頑耍斯婆散悶還得手教審以不二詩見命惟不二諸簪笏所難開口而歌又道上不可為耦况以襪線之才遇此惛惛之疾乎今有四累于身敢代天下大匠斲寧不傷手而毀面哉僕

所以吻蹙不復伸也若其詩就布之紙則僕安辭代其勞此日降雨痛首之人不可以風不能往白不一

又

方向者獲書有所幹事不能答匆匆口授恐見罪不敬辱唱酬詩許多篇若高作日已看過野生詩數吟翫快意且筆墨道上顧先生所訝亦當就用前日所品佐池菴否僕甚鞅掌不暇生是非只願與遊目白雪耳今謹還奉病人微已而猶未也若僕全然復常幸勿為念

又曰昨日爺詣老藩省吾虞其口詞中有省吾兩

字令改寫了云黃帝不死云云此語僕彷彿記于臆而未牢記本據莫探諸先生腹笥何如

又

辱書審五支二十四鹽於馬氏聲口上看透明白僕再提念數四未得其說蓋隔三十里耳倘或馬氏元人雖曰詩中宜用中原之韻然唐宋以來用沈韻者自如則押韻不可用啞韻亦元人臆斷不可概諸唐人乎雖然標諸詩選之首者似不可以元人概棄也蓋有說焉待面請教

又

不佞連日頭痛怕風知其傷料峭服五稜散累日猶未得驗無奈鄙吝填胷耳昨日辱瓊琚之賜尋亦看源君美詩益信天下無先生之敵耳謄寫以附覽其扶桑日湧萬雉春城漢儀舊自等雖似涉黃金紫氣覆轍乎所謂增亦人傑也我者僕於此子觀之而已先生以為何如

又

僕紅綫絕口矣雖山鞠窮之求亦覺希疏也唯肩任頗重今日特謁休養病耳其鵬賦意再與先生議而後起艸倘過松下坊幸便屈車徒是祈



經十來日未為晚矣。

又

拾遺記一本謹領所謂明錦文似列燈燭者又見諸先生之賜也已。謝謝聞錦牋序中有所得謹付貴价遲日見教是幸。

金博山出李白詩絡緯秋鳴金井闌注注引戴延之西征記也幸見教。

又

辱教清平調書不可以執一如是哉宗系一紙達諸翁翁亦不堪感激云。

又

昨日書頗大言鬱甚聊以自遣耳猶彼趙佗黃車左纛以自娛也勿怪。

又

疇昔藉蔭屬目大方及獲納林下半日之涼矣歸窟後猶竟有餘清謝謝寄大龍書乞正尺牘一時所出嗣後安得篇勞斤鑿惟是始寄者不得不托文其陋矣諺云頭醋不嚴徹底淡敢請。

又

簡至審不周之不周謹依樣題奉而其字亦比昨稍

竟有醜然面目。非復蛇身牛首獸面鳥身。此或足以止洪水餘期。面草復。

又

昨夜之遇。快哉。此日福聚禿顛。帶鄉官來。又欲詣先生之門。而家父欲求一屈高軒。以娛半日。先生其惠然乎。否。鄉官元欲特詣門。然是亦礼法外之士。以礼法外待之。亦或無所妨。未知先生意何如。家父已淪茗計。炊。雖然。倘或不能。特往鄉官耳。

又

辱簡札。見問北萱疾。昨日如廁。感冒。此日稍解。似有

起色也。昨晡後。森生書來。告兩隊長已退藩。乃直投狀。井大夫。井大夫納之。語在森生書中。遲日呈覽耳。且承秋生心醉。古李借與大函。謝謝。然其人才或不。能也。嗚乎。毛野之靈。其殆既有所鍾耶。不審。

又

宗門之契。年年依樣。画胡盧。即不佞假樣他人乎。亦年年耳。雖然。僕既於九轉之劑。看得透。猜得破。不復疑其藏甚。藥乃其依樣。亦唯此日。則先生所借。枵然空藥。胡盧而無所用也。專价奉璧。

又

中野清至自養疾上毛昔過坎舍共道舊情故驩愴  
駢臻因懷久違太宰德夫作書欲復舊盟斯人有力  
從合亦霸國之利也古稱為楚也非為趙也幸不惜  
一賜照

又

不佞無季子之古不能使王孫之不遊如之何哉鳳  
管隅侯之所藏也亦乏其舌異日幸藉重整頓先茲  
奉上

田鼎山

岡生歸辱手教審帥臺康健公等亡恙欣慰不少顧

僕去歲徙舍神門神門之舍縱橫十笏牕戶朝北左  
糟櫪前馳道而地又卑溼五六月之間畏日射床故  
蝸可掬庶人之風颯然起則望埃之與砂礫乱墜梧  
案之間嗟乎假令僕金石其膚將且融焉而錄之况  
僕之素稟蒲柳足下所熟乎越七月之杪咯然嘔血  
幾平一盂自此其後紅線不絕口可一月伏熱蒸骨  
四支柴立乃乞輿疾家翁之家尋獲乞一副骸骨而  
為橋南一村李究也今也羈馬辭休鞭筴去背五步  
一飲十步一啄實足適野性以故疾亦霍然幸勿見  
念岡生又詳說帥臺及公等華李益高進已易其舌

念帥臺及諸君舊自靳然非群乃又引岡生與之日  
夜聞其談鋒是移莊岳于几席之間也欲不齊語得  
乎如僕亦嘗竊托蔭岡生記幾句華語唔呶未明岡  
生則西今乃徙居橋南也商豎隣而賈客群日弄市  
井之語咻乎僕之耳也則向之所記皆已烏有矣足  
下不知其如此許僕以及瓜之日令得陪席末承帥  
臺亦辱一言感銘是多於乎僕今將何言哉雖然其  
李素不佞所癖傾耳願耳其所嘗耳也尚矣回旆之  
後倘賜分一榻或者煦其遺崩餘孽得茁然而出也  
是不佞所願也非所敢望也貴同僚僕所相識盡安

不幸為致意

小倉尚齊

不佞鄉者與貴同僚縣次公為白榆社之盟魚素迄  
今連縣矣又嘗藉次公獲與佐沕真老兄納筆墨交  
一再叨假與之言焉夫貴邦既濱西垂而弊邑又僻  
在東要所謂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僕生平爾汝相得  
未嘗有次公若者而其誤見齒及莫如佐沕真也僕  
生三十年于此所結蓋亦不寡矣迺其雙眸為常青  
不在此而在彼焉何其奇耶足下不繼武殷洪喬俾  
我二人獲交通存問次公已具告之私心德之久矣

唯其末緣執謁以及乎此慊慊何已頃聞弊邑之人  
鈴文山與足下交驩僕於文山猶次公於足下會遇  
蓋更奇矣文山紹介於我使我得締交足下而三其  
兩則其奇亦益甚故言此以庶幾其交且以謝致書  
必奇也知不必奇而必奇之是僕欲奇遇足下也蓋  
文字上之遇比諸世瑣瑣俗物鞠脛局束投刺置幣  
然後稱納交者乃居常皆奇矣即足下不好其常按  
劍無由而至前乎是亦奇中之奇也僕獲一奇足矣  
呵呵復次公者書一套幸轉致時稍向暑自玉

縣次公

自次公理青海檝既再閱歲今則竟未修隻字左右  
客歲嘗辱不棄賜省吾及不佞手札審我念至欲書  
以報謝情繁者難乎理且理且輟次且累月其奈值  
共工氏觸不周憤憤乎柱維皆墮目無烏兔安皇報  
際與省吾言而悵也今也鰲足既斷依然乾坤矣於  
此欲再理前語乃先復接翩翩五色牋眄彼庭皇嚶  
其鳴矣不佞殆謂以人而不佞如鳥也然是寔海以內  
所共其或宜不浚罪不佞已次公足下瞻依健著文  
益彬彬迺得優爾研業平安湖若荅荻公書毋論非  
復當世物乃于鱗諸公或恐辟舍者三夫以足下上

駟班馬何之有。汗不失為靖萬。其於回瀾裕有餘力。無乃有意於此乎。不佞識不增而廣才非減之滴。覲舊時東野生哉。然亦荻公鼓舞是藉。頗抱填海之志乎。日竊竊乎剗琢之事。日者不量銓次明。七先生言。文者若干首。句焉而國字。其傍且將木之。蓋區區竊以為世方俵俵焉。啜宋季醜而甘者。非其嗜殊。殊舌未嘗易牙於調也。何似耳。此其一盃羹也。其試覆諸上流。共之衆衆之無舌。如之何其惡焉。亦惡知畫乎。不有一快其醜腥者耶。未試之也。俄而曰。秦無人。吾不敢矣。足下謂何如。荻公萬乘之賦。不患不強而無。

與之患。當今之世。狎為齊晉者。其在足下。與即不佞。瞠若願持前所稱易牙一盃羹者。以代奉盤血。其後願次公自愛有所著。不惜置而致之。送香洲序一首。負左右餘卒。卒不能寫。遲他日取品雜字見返。謹領短筆不能悉戀戀。

又

不佞煥圖修字左右後。遂爾杳然。雖天塹之限矣。安有次公而見棄如此。以為必致書者。為殷豫章也。怒若調飢。顧去歲五月。僕則去吳門。後神門。邸舍兩楹。上蒸下濕。而僕之素羸。庭次公所熟。迺倚劍度書容。

膝其間。灶烟泣我。蚊蝎可掬。經夏至秋。胸中咯然。嘔鮮血。椀許。四體盡廢。精神如醒。八月初六日。謁歸。養疾。家君之家。則輟業。拋藉。案上銀不律。為蜘蛛之所網。幾乎半年。是母怪。雁魚不陸續也。越春二月。疏乞骸骨。獲遂。初衣如意。蓋僕病自內。逮轡策去。休而羈勒。脫吻也。疾方霍然。於是乎嗣將修尺素。乃忽獲次公手札。鮮緘。審前書。不遂。至浮沈。次公無恙。千秋之業。刻日有成。捧讀數四。喜惧交併。次公足下。夫夏后氏之璜。天下之寶也。徑之不寸。握之不盈。視之烏氏。保谷量海積。錦綺雜沓。而珠纍纍。為至微而眇矣。而

保不敢持。彼杭此。今乃誦次公之文。五色奪目。生氣迫人。宛如只尺。次公促膝。指天慷慨。駢各睚眦。一世者。何其盛哉。蟬聯數百千言。舌涸眼花。唯索之恐。况又可倦。嗚呼。次公之文。實夏后氏之璜也。哉。僕聞之。伊仁齋及門。四千人。某氏亦必如之。其餘或為卒。或為旅。為軍。蠅營麀集。何限。而夏后之璜。乃在僅僅。吾同盟中。是冀北之野。既無馬也。古稱芝蘭玉樹。欲生庭階。况夏后氏之璜也。是僕所為喜也。然王武子有言曰。珠玉在側。竟我形穢。我何人斯。得不惕然而懼乎。既察其持論。皆破的。中竅。次公以為韓柳歐蘇。

皆取諸古文。明人謂衆人無有我獨有之。豈其然乎。故李古文者。不為王李奴隸。然后王李之骨不朽。嗚呼。次公特見至此乎。王奉常不言乎。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李而成為韓柳。吾却從韓柳李。便落一塵矣。輕薄之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驟二家者。皆非也。濟南常稱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弇州又曰。日月星辰。亘萬古而長新者。元氣布也。玉雖貴。願化工之葉木也。不願玉工之葉玉也。噫。次公之言。何其肖三君子之甚。次公又言。王李各短長。是乃揭示二公顯于古也。豈惟二公乎。七先生亦各

異其體也。如面夫求易精微。禮乎鑿。尋樂易良書乎。散探詩溫柔。春秋乎離。若乃長卿浮靡。子長質直。孟堅整栗。豈同後畫葫蘆者耶。則人有面目長短。而均之。古焉者。輒王李之千載子雲。而韓柳之魯男子也。已。古文寧負韓柳哉。雖然。王李斷斷然。不少借韓柳者。是乃創業者常狀。夫文之大端二。達意修辭。政蘇後。理勝而辭病。方彼其時。撥亂反正。不能不若此。亦猶夫韓吏部救八代之弊。迺擇可告者告之。又時與之戾。其聲嘒嘒。唯其時為然。僕持七先生之論。又唯其時。而次公以為矩。李矍王者乎。僕非然也。夫今之



言文者。又知步驟。步驟韓之與柳者而已矣。毋論春秋三傳。即先秦兩漢古書。皆束之高閣。飽蠹魚之腹。無他。范不范也。我黨有李曲禮者。翼翼然察其師進退聲音容貌。籍而筆焉。及其接人。遽失色芒然而歸。告其人曰。今者我誤矣。我忘其嗽。今之言文者。取之乎者也矣。焉哉。措諸首尾腰腹之間也。如印而行之。戰戰乎。唯恐違其師之法。夫何以異諸。洛坂大賈之喻甚切。然是特擬議之未成變化。彼是皆然。必於古文辭言之者。豈以古之必不復邪。如此。毋乃果乎。韓柳之奴隸矣者哉。且以僕觀當世。即洛坂大賈未得。

易耳。洛坂大賈。模貌則非。然而其潭潭之府。擾擾之珍。使令之饒。咄嗟之辦。有王侯之莫之過者。若其襍。而擬黼黻。苧蒲以當章甫。處衡華之宇。庶幾唯唯之諾。次公之笑。滋甚。夫洛伊四千。某某亦然。誰能不為洛坂大賈罪人哉。噫。僕區區之心。竊悲之。謂今之蔽也。我由以八家為歸宿。不復知有古。而一二巨擘。務道之平淡。後進者樂其易。不復手篇。故也。假令其讀七子言文者。人必知遡古。而高閣之書。或者出塵坩之中。夫宗於六藝。衍左氏遷史。而出先秦諸子之文。古李之事畢矣。實如次公之言。唯夫不歷輿梁。不

借舟車飄然遐舉容與十洲三島者自非次公一流之人不能焉。次公夏后之璜也。夏后之璜豈易得哉。僕暫藉此物以為秦漢興梁諸子舟車耳。且也華人文居恒失乎難。

國朝失乎易華人失乎肥。

國朝失乎瘠。今以平坦容易誘之。如教孫升木也。夫平易之極非字用色葉不可。知平易為至善用韻籀之字。譬猶惡溼居下也。秦漢諸子其易者固多矣。而艱者亦居半於艱者。擇而舍焉。曰易者不之何必用此。詰詰者為嗟乎。韓柳復起決不為此言。彼七先生。

每每反此。故讀七先生文。即左馬諸子。世所舍者。皆為己用。而以彼艱棘。剗此淡易。陶而鑄之。高者為韓柳王李。汗不失。徐吳宗梁。區區若此。次公以為何似。書已謄寫。會僕謝俸歸田。又乏有力者。肩祖于吾業。姑韞積以俟異日也。已。次公倘有所見。幸及其未木之見。教雄文數篇。皆既奔逸絕塵。俾圖也。瞠若其少年行。欲和不能。不如令次公獨步也。但與伊東涯書頗有不釋然者。子曰。盍各言爾志。圖也將言圖也。志願。次公擇焉。次公見夫夢遊燕市者乎。探彈飛鷹寶馬。騰寶劍鳴然。後去宿娼家。鐘鼓笙瑟湧地。鐙光上。

身里通和 卷一  
燭天胡姬十五。酖顏行酒。遽而曰噫。是非中道矣。去  
掩一室。繙經討義。日夜龜勉。藉令蒼者是。非之奈何。  
同一夢也。雖愚者不復甲乙。其間夫揚子無君墨子  
無父。均是禽獸也。出入楊墨。同一夢也。固非君子宜  
甲乙焉。次公豈為此哉。推次公之意。謂去揚入孔者  
而已。所出果揚。而所入果孔乎。子路去雞冠也。所去  
非揚。而所就非孔乎。是陳相執耒耜也。道二善與不  
善而已矣。此甚易決。豈次公之明而疑之乎。必不忍  
其愛之比子也。比子亦非一愛而義歟。何為叛行義  
之人。愛而姑息歟。君子安為姑息而廢其道也。此有

久焉。為次公出心。指日飲食貨財。必共。次公言語文  
字。亦必次公。而此人也。博賭使酒。危其身。次公為此  
人計。必也談笑而言之。其交益親。必號哭而言之。夫  
豈卷其業。從而博賭使酒。為揚之徒。蒙比子之愛。亦  
宜若此。雖然。圖也。於此。有一言。夫次公之難。非去就  
之難也。知孔墨之辨。以去就之難也。夫安知非所謂  
揚者。孔而所謂孔者。揚哉。但其辨甚微。有非他人所  
知者焉。子夏篤信聖人。孟子猶謂不如曾子之自反。  
次公自反可矣。且也東涯。僕未知其面。而屢見文字。  
實非洛坂大賈。然而要不能超次公。乘彼安足。析次

公之惑哉。以次公之明，疑之。抑別有宵眇而僕明不能照者耶。次公願書其說，以屬來鴻。庶有解僕之疑。曾子曰：以友輔仁。况白榆社之盟，口血未乾乎。唯次公勿外。

東野遺稿卷下終

此集也。刊刻不果。宛然十餘年春臺先生久已憂之。嘗手向其詩編併注。國字以授剞劂氏。促之版亦速成。未遑及序記。以下云。亾何先生逝。二三子唯襄事。是走百爾。皆廢。既而相與謀之。欲梓之以繼先生之志。遂使

題東野遺稿後  
 此集也。刊刻不果。宛然十餘年春臺先生久已憂之。嘗手向其詩編併注。國字以授剞劂氏。促之版亦速成。未遑及序記。以下云。亾何先生逝。二三子唯襄事。是走百爾。皆廢。既而相與謀之。欲梓之以繼先生之志。遂使

明

校之明雖薄劣兼乏此役義無由辭  
退而反復卒業乃顧東野先生之文  
固已竒絕於一代嘗以難讀自稱加  
以得之故紙中儻有一二脫漏轉訛  
固竟不可攷焉是以句之與國字特  
以冥揆強拗為慊寧校之云哉於乎  
東野先生之文甚竒矣春臺先生之

誼甚厚矣而此集也猶且荏苒至今  
遂令臺翁不及見全刻悲夫物之興  
廢與人意違也如此  
延享四年季冬

宮田明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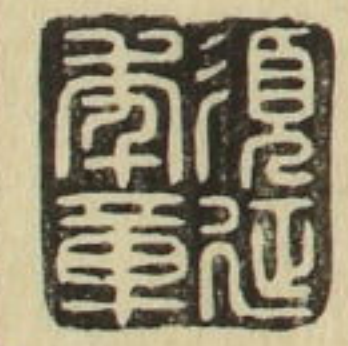


校之... 雖... 乃... 兼... 之... 此... 後... 義... 無... 由...  
... 而... 及... 復... 卒... 業... 乃... 顧... 東... 野...  
... 國... 已... 奇... 絕... 於... 十... 代... 曾... 宮... 田... 明... 對... 書... 加...  
... 或... 傳... 四... 年... 卒... 冬... 懷... 有... 一... 二... 脫... 漏... 轉... 訛...  
... 靡... 與... 入... 意... 對... 必... 吹... 以... 向... 之... 與... 國... 字... 特...  
... 對... 令... 臺... 餘... 不... 及... 具... 全... 懷... 悲... 夫... 誠... 空... 興...  
... 賄... 德... 氣... 矣... 而... 然... 其... 必... 斷... 且... 益... 其... 至... 矣...



寬延二年己巳五月

江都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